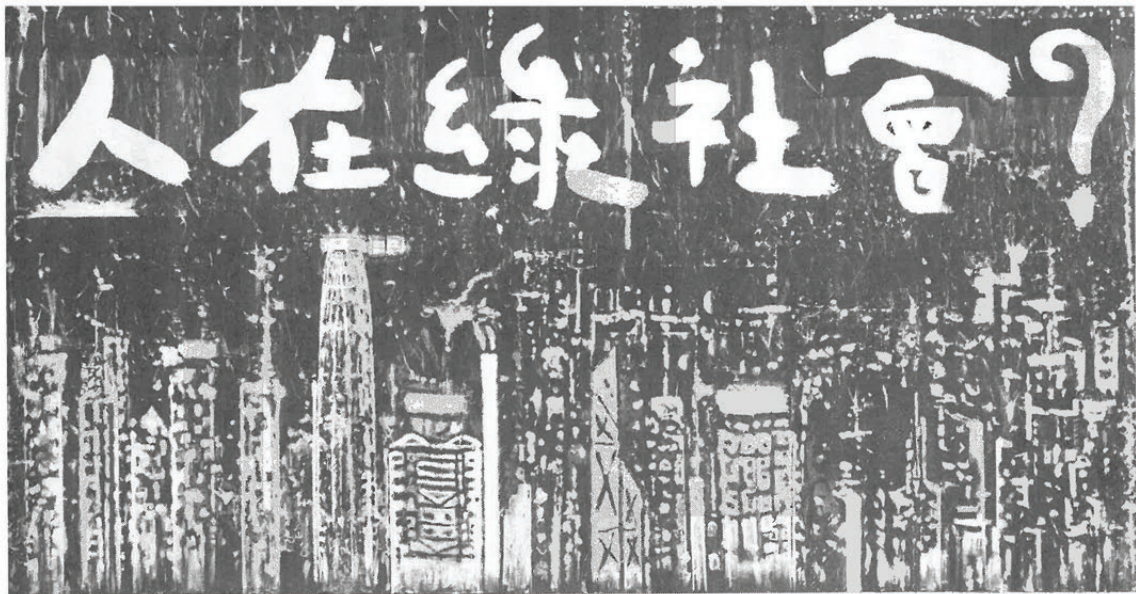




採集顏色的人

T: The Bookshop

劉: 劉掬色

T: 大家都叫你「掬色老師」，或許有人並不知道這原來是你的筆名，「掬色」即「兩手合捧，採集顏色」的意思。為甚麼你會對顏色，或視覺的藝術形式有興趣？你所想採集的「顏色」到底從何處來？

劉: 不就因為我喜愛看海。在我的童年回憶裡，海水是亮麗的綠，日落時天邊斑斕的雲彩，海面瑰麗的波光，都使我安靜愉悅。每一次重溫，我的心就會軟，似溶解到海水裡的太陽。

小學課本說光就是顏色，我特別愛夜空裡一點一點的星光，當然也愛太陽光。其實並不只光等於顏色，我從吃的食物香味裡也看見顏色，從手觸摸的物件質地裡也是，還有從聽到的美妙聲音中，真是無處不是顏色，任從取用，我活著的這個宇宙真的很慷慨。

T: 你在其他訪問中提過，大學時期在版畫方面曾不停試驗。那時的試驗和學習帶给了你甚麼？

劉: 那時我在質疑傳統版畫作為一個數量的作畫方法。一般版畫 Edition，每一張印製都是一式一樣的，我就故意顛覆傳統的做法。這種反叛，與其說是新思維，其實更多是出於無知，因為我對版畫作為版畫的理念不甚瞭解。當時我的所謂「反」，是沒有理據

的，只是我不認識這一點。不過，即使我這做法很反斗，老師還是鼓勵的。

後來經老師提點，我重新認識版畫，學習做到傳統版畫的要求，再結合這學習產生另一輪的反思。這過程使我從傳統裡學習和分辨工藝的優劣，從而懂得尊重版畫工藝。

T: 你在《Art Container》中的「人在綠社會、社會在綠人」，不論文字和圖像都令人印象深刻，也令人感覺你對身邊人事和環境的關懷。你覺得創作在周圍的社群和環境中，有甚麼力量？

劉: 「人在綠社會、社會在綠人」這雙畫，是我對這個我誕生和成長的城市的反省。

如果問是甚麼構成這城市的品質呢？表面上是完全商業價值主導，距離我心目中的綠色還很遠，但我仍願意相信，人是有改造社會的能力的。在我來說，創作如果有個目的，那它亦必然是個願望，就是去改進。「綠」這字對我來說有同樣的意義。「綠」是一個動詞。綠色思想，不單只為了種植更多樹木，也不單只為了對付因環境破壞而出現的各種威脅生存的問題。換句話說，不是只為營建我們肉身這個硬件而作出的設施考慮，重點是我們內心對生命的期許和渴望。我



們要怎樣思考：硬與軟，肉身與靈魂，兩方面的運作可以怎樣配合以至結合，從而使我們日趨進步，生活良好。

T: 你說過「藝術教曉我去知覺生命、感受生命」，而你所教的學生由小孩至成人都有，有的亦已找到自己的創作路。你認為怎樣的學生最難教？你最成功的經驗是甚麼？

劉: 我覺得沒有所謂難教的學生，因為我不會去計較他們是否立即聽懂，立即學會。漫漫長路，誰知道呢？我也可能是從前老師眼中難教的學生呢！我不知道自己在教學上算不算成功，但開心的經驗是有的。如果開心等於成功的話，那我算是常常成功，因為來上課的學生都覺得好玩，開心。

T: 創作和教學的路上，你有遇過甚麼困惑嗎？

劉: 有，過去創作上有困惑，是因為不太知道自己，不認識自己。人漸漸成長，知識多了經驗多了，有能力看見和解決問題，就不為惑所困。其實有感是好的，「惑」是「不解、未明」，是對未知的世界保持探險的心情，如果沒有惑，恐怕就是腦袋停止運作了。但要勤於解惑，不為惑困。

教學方面卻沒甚麼困惑，反而要觀察學生的惑在那裡，幫他們解困，因此頭腦必須經常保持清醒。最近在網上看到一齣很好的電影，說的是學生幫老師解困，看得我心花怒放。我大力推薦這部片《3 Idiots》。

T: 如果有一天不再創作和教學，你覺得自己會做甚麼？

劉: 創作是我主要的生活內容，其他包括吃飯飲水散步看書聽歌睇戲旅行體操，間中「擔望地」，與人交談，這些都是支持創作的的生活細節，都是愉快項目。教學則是與人分享知識。創作和教學，都很快樂。教學會有停下來的一天，創作嘛，創作是不會停下來。

劉掬色

現在進行式香港創作人，寫字、寫畫。70年代於加拿大渥太華藝術學院習畫，1990年於英國倫敦皇家美術學院畢業，現居香港，從事創作及藝術教育工作。深信佛陀所言：「你過去的所有思想與行為，造成今天整個的你。」亦深信愈認識自己的人愈有創造力，不但有益自己，且惠及社群。gukziklau@gmail.com

The Bookshop

位於香港藝術中心地下，書裡中英文並重，包括表演藝術、視覺藝術、攝影、建築、插畫、詩歌和兒童書，還有談書的書。書店定期舉辦有關藝術文化的活動，以及每月一次的「英語讀劇」和「傳說我城」。

網頁: mcmbookshop.wordpress.com